

春风唤绿

花有约

编者按

仲春时节，陈仓大地柳枝轻拂、迎春金黄、桃花嫣红……为此，我们特意编辑了一组抒写春天的散文，让我们一同去欣赏春天的色彩、感受春天的气息、享受生命的美好，与一个绿意盎然季节相拥——

从来都不敢漠视春天的降临，鲜花般灿烂如星火。将生命的灵动流淌进岁月的长河，浇灌出不屈的灵魂。

春天，散发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味道，悠远、绵长。她抚慰着平凡的渴望，滋润着杰出的畅想。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宛若曾经经历过的节奏，慢慢地、一点一点来到你我的眼前。她并不是俏皮的，也不是老成的，而是迈着稳健的步伐，信心满怀地留下她的声响与踪迹。

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良善邪恶，她以融化一切的胸怀包容整个世界。清风为证，以她温暖的赤膊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继而万物生灵，还世界以生机。阳光可鉴，再小的缝隙都不会遗忘，和煦所及皆为

舞动生命的火焰

◎王小勃

一片璀璨。

春天是大自然的恩赐，传递着生命与希望的火种。从上到下、由远及近，呼吸吐纳，丹田焕发着清澈的云层。不由得，整个人都会换了模样，精神抖擞，神清气爽地显出昂扬的奋进姿态。

早霞染了夜的嘱托，渐渐染红了水天相接的地方。穿过云层给河里的鱼儿换了一件鲜艳的衣裳。鱼儿得了宝贝，以前所未有的欢快回答着早霞的赠予。

大江奔腾的浪花拍打着坚硬的石头，击退了料峭寒意，呼唤它们随江水一起远

行。时不时地，叮咚一声，由近及远流向远方。

不难想象，石头们一定怀揣着远大的梦想去远足。那里，虽然并不熟知，却有另外一个名字激励着它们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毅然踏上了前进之路。那个名字叫作希望。

冬眠的动物们终于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眨巴几下，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一溜烟投进了春天的怀抱。

春天是母亲，孕育着一切，包裹着爱与责任。无法想象，春天的臂膀里究竟裹挟着多少需要被呵护与疼爱的生

命。她不急不躁，均匀地播洒着爱的阳光，用她如丝的乳汁哺育着干涸的大地。

风雪雨露，从不曾如此柔软。纤细的丝线轻轻拂过，柳枝就舞动起来。清风与之附和，小鸟打着节拍，松鼠做起了忠实的粉丝。偶尔传来一两声啾啾，是耕牛翻起了新的希望。

冬天还未完全褪去，春天就已经来了。那么迫不及待，那么多姿多彩，逐渐占领十万里河山，谱写下一曲生命的赞歌。

这便是春天，如水一样浸入，如火一样灿烂……

又到桃红柳绿时

◎赵蕊

盼一场花开，等一场春事。我在二月的春风中，等待那漫山的桃红装点我的城。

早春三月的太白，还带有丝丝寒意。可这又如何，春的邀约却从不会停止。北国的春天，也会飘然而至，绣出万紫千红，在你不经意时，已然落红满地。

漫步虢川河岸，一起感受这春的气息。放眼望去，虽然山坳仍存残雪，可那新绿却已隐约可见。不过数日，整个山坡便会被绿色浸染。那酝酿中的春色最是令人欣喜，当跳跃的黄色闯入视野，你会在心中惊呼，春已到来。俯下身，发现它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身旁枯草中探出头来，那微小鹅黄的花卉三三两两地散开在脚下，为这落寞的早春撒下一点点金黄，这就是春的影子吧。

春不仅在田野，更在人的心中，那些爱美的人儿早已身着红衣奔向户外，她们要在这里寻找春、装扮春。瞧，那山坡边早开的两三朵迎春花被捕捉到了镜头中，这足以让人欣喜，和这一群红衣绿裳的女子，更有着春

的景致。她们是春的使者，总不吝惜装扮这个春天。

河岸边依然可见未融化的残冰，水中却已有早出觅食的白鹭。它们把雪白的身影映在水中央，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悠然自得、闲庭信步，似在细细感受到来的春。放飞的纸鸢，乘着东风，在孩童的手中跳跃、飞舞。那一路的笑声唤醒了沉睡一冬的种子，它们伸伸懒腰，探出头也想看看这外面的世界。

当风儿吹过街岭，这块土地便换了新装。柳芽儿在春风里抽出新绿，不经意间，枝头的花苞让人惊喜不已。不久后，鹅黄柳绿将会装点这个世界，替代那沉闷的色彩，直至湮没小城最后一点枯黄。这座小城，最让人期待的便是那一树一树的桃红，它从南而来、从北而来、从东而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直至让这座城浸润在桃红中。

在春的渡口等你的到来，不知你可愿与我共赏那漫山的桃红，从星星点点到嫣红整个山城。

山花烂漫

◎冯华

接婆婆出医院，一出院门就看见对面山上的山桃花开了。

山桃花很好说话，随意地开在山涧沟壑、河道堰坎、石头缝隙里，不需要人栽培。它不会像影视剧里的桃林，开成一片花海，也不是文学作品里的世外桃源，粉得深沉。山桃花是分散布局的，这儿

一树，那儿一束，淡淡的粉，让人有时错以为是白色的。它更像调皮的小姑娘，身披轻纱，在山间捉迷藏，这儿故意探个头，那儿突然蹲下身，所到之处便是一朵云彩。远远望去，漫山遍野浮动大大小小的云朵，有的还丝丝缕缕的。她们齐声呼唤着冬眠的草木：“快醒醒，大山的春天来了。”

岐山人习惯把南边的秦岭叫南山，北边的四方山叫北山。我的老家就坐落在南山和北山之间，北山面朝南山，太阳从早晒到晚，因此北山要比南山的春天早一个月。这时节，春天从

北山的阳面刚走到了南山的山门口。

我小学课间休息时，总喜欢站在学校后门的土堆上，极目远眺，北山的美丽画卷就会展现在眼前。画中只有两物：麦田和油菜花；画中只有两种颜色：绿色和黄色。但都随性，一溜儿黄灿灿、一溜儿绿油油，又一溜儿黄灿灿……就像一块黄绿相间的彩条布。在春风的吹拂下，从东向西徐徐铺展开来。四方山呈梯田状，使得这种黄绿相间愈发厚重，有了层次感、立体感，前后左右簇拥着，层层叠叠。黄得鲜艳、绿得发亮，绿因黄的衬托显得更加生机勃勃，黄因绿的陪衬而更加欣欣向荣。黄和绿就这么相依盘旋着，与天空相连。小伙伴们都想登上这座“天梯”，去看看山的那边是什么。

春天来到了山门口的院落，院落外边的柳树已经生机勃勃。“二月春风似剪刀”，好像一夜之间，光秃秃的柳枝就变成了万条垂下的绿丝绦。春天就像刚落地的娃娃，一天一个样，在飞快地长俊俏、长壮实。我喜欢垂柳的低调，喜欢垂柳那竖直的、长长的、密密的、细细的、整齐的枝条，像准用尺子一下一下画出来的，又像是用梳子顺滑下来的美女的披肩发。

喜欢春风拂来，舞动着腰肢的柳条，青春柔美。如果这样的垂柳生长在水岸边，柳枝蜻蜓点水，再生出倒影，垂柳依依映碧波，那是甚好。不仅有了动态美，还有了对称美，灵性十足，美轮美奂。倘若夕阳西下，不光有了波光粼粼，也有了金光闪闪，美不胜收。

玉兰花开了，玉树繁花似锦，红的不娇不艳、粉的不浓不淡、白的不晕不染。晴朗的春日，在东风中摇曳，如一幅绚烂的水彩画。多云的春日，没有风、没有明媚的阳光，宛如一幅静默的水墨画。等山门口的玉兰花谢了，紧随其后的就是山间的花儿竞相开放。

当然，最先开放的当数迎春花。迎春花开了，南山的桃红柳绿还会远吗？期待人间四月芳菲天……

夜之间，光秃秃的柳枝就变成了万条垂下的绿丝绦。春天就像刚落地的娃娃，一天一个样，在飞快地长俊俏、长壮实。我喜欢垂柳的低调，喜欢垂柳那竖直的、长长的、密密的、细细的、整齐的枝条，像准用尺子一下一下画出来的，又像是用梳子顺滑下来的美女的披肩发。

喜欢春风拂来，舞动着腰肢的柳条，青春柔美。如果这样的垂柳生长在水岸边，柳枝蜻蜓点水，再生出倒影，垂柳依依映碧波，那是甚好。不仅有了动态美，还有了对称美，灵性十足，美轮美奂。倘若夕阳西下，不光有了波光粼粼，也有了金光闪闪，美不胜收。

玉兰花开了，玉树繁花似锦，红的不娇不艳、粉的不浓不淡、白的不晕不染。晴朗的春日，在东风中摇曳，如一幅绚烂的水彩画。多云的春日，没有风、没有明媚的阳光，宛如一幅静默的水墨画。等山门口的玉兰花谢了，紧随其后的就是山间的花儿竞相开放。

当然，最先开放的当数迎春花。迎春花开了，南山的桃红柳绿还会远吗？期待人间四月芳菲天……

流连春色

◎何乐知

当一场如牛毛般的细雨降临人间，当一缕缕冲破寒冷的春阳照耀大地时，春天也就来了。

我只身一人，踏在被雨水刚刚冲洗不久的山上，感受着春天的喜悦。乡间的小路虽然有一些打滑，但是踩在上面心底会涌出一种踏实的感觉。空气中蕴含着泥土与新生嫩芽的清香，微风吹拂着人的脸颊，让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微风也吹去了树枝之间最后的落叶，为那即将诞生的新叶铺好了生长的路。

突然，山间传来一声悠扬的鸟鸣，空灵的声音在山谷间来回飘荡，仿佛在向所有生灵宣告着春天获得的新自由。行至半山腰，泉水流淌的声音由远及近，一条蜿蜒的溪水缓缓地流淌着，可谓是“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不知不觉中，寒冬中的

腊梅已经退了下去，迎春的开放也已告知了春天的来临。那干枯的枝丫上一个绿色的芽儿，探出了脑袋，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在树林间开放、奔跑。那是新生命与生俱来的好奇，它们大多见识过冬天的寂静，但对于这新的季节，这个温暖惬意、生机勃勃的早春时节，它们的好奇早已按捺不住了。

流连于春日的山间，我望着山顶那缭绕的云雾和一点点变绿的山坡，当一缕暖阳穿过树叶的缝隙，照射在地面上时，我想起了茅盾先生对于屈原诗句“举长矢兮射天狼”的解读：天狼不是天上的那颗恒星，而是古人对于阳光扫清雾霭的寄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让我们用心去感受春天的气息，因为它总会携着安宁与美好，诗意和希望如约而至。